



青砖巷口的重逢

出租车停在大召寺附近时，晨雾正从青城呼和浩特塞上老街的青砖缝里漫出来。我踩着十年前熟悉的石板路往前走，鞋跟叩击地面的声响，竟与记忆里某个清晨重合——那时我攥着皱巴巴的五元纸币，在“德顺源”门口排队买烧卖，队伍里混杂的乡音像一锅正在熬煮的砖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店面还是老样子，深褐色的木门框被岁月磨出包浆，门楣上“德顺源”的金字招牌在雾中若隐若现。推门进去，迎面便是一面老照片墙：1938年的驼队商人在店门前歇脚，铜制笼屉里的烧卖冒着热气；1956年的国营食堂里，穿蓝布工装的工人正就着砖茶吃烧卖。掌柜是位新面孔的中年妇人，见我盯着照片出神，便递来菜单。妇人指着墙上的清代食单复刻件：“您看这光绪年间的菜单，烧卖还叫‘捎卖’呢，意思是‘捎带着卖’。当年走西口的晋商路过归化城，饿了就买俩烧卖揣怀里，算是路上的干粮。”我忽然想起历史课本里的记载——明清时期，归化城作为草原商埠，烧卖随晋商贸易传入，逐渐从路边小吃演变成餐桌主角。

“烧卖配砖茶？”妇人的问话打断思绪。我愣了一下，她笑着指了指老照片，照片里是2012年的店景，穿校服的我们挤在角落八仙桌旁，班长正用筷子夹起烧卖，褶子在灯光下像朵玉色的牡丹。那时我们总笑话呼市同学说“一两烧卖”的豪气，直到明白这里的“一两”指的是面皮分量。

大学食堂的“奢侈早餐”

记得刚入学那年深秋，呼市的风已经带着冰碴。同宿舍的蒙古族姑娘其格搂着我往食堂跑，说要请我吃“能扛一上午课”的早饭。窗口前的队伍排得老长，前面的大叔用蒙语跟师傅打招呼，转眼又用熟练的汉语报单：“两碗肉面的，茶熬浓点。”其格凑在我耳边说：“咱这儿吃烧卖得配砖

茶，去油解腻，就像马头琴配长调。”

轮到我们时，她郑重地递上饭卡：“师傅，一两肉烧卖，茶要熬出红汤。”砖茶因其消脂功效成为标配。笼屉打开时，八个烧卖挨得紧紧的，褶子朝上码在笼布上，像一群戴着花帽的小人。其其格教我用筷子轻轻夹住底部，先咬开一个小口吹气，再蘸点醋和油泼辣子——这吃法竟与民国时期《归绥识略》里的描述如出一辙：“食时先破其顶，蘸醋而食，香美异常。”

后来这成了我们宿舍的“奢侈早餐”。每逢考试周，四个人就凑钱买两屉烧卖，分坐在食堂靠窗的位置。阳光透过结着冰花的玻璃照进来，落在瓷碗里的砖茶上。其其格总说烧卖的褶子藏着手艺：“好师傅捏的褶子像牡丹，次点的就像芍药。”说着就用筷子尖轻点着烧卖顶部，数着那永远不变的二十四道褶——后来才知道，这数字源自清代面点师的“二十四节气”理念，寓意着岁月轮转。

最难忘的是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聚餐。我们特意选了校外的老字号，点了肉烧卖和素烧卖，还破例要了一壶奶酒。班长举杯时声音有点哽咽：“以后吃烧卖，再也找不到能跟我抢最后一个人的人了。”其其格突然哭了，说她阿爸曾告诉她，烧卖的褶子要像姑娘的心思一样细密，“可咱们的心思，比这褶子还密呢。”那天的烧卖似乎格外咸，后来才知道，是眼泪掉进了醋碟里。而我悄悄记下了菜单上的介绍：这家店的烧卖工艺，已被列入呼和浩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街巷里的味觉地图

大二那年，为了攒钱买相机，我在周末做了校园导游。带游客逛完大召寺，总会推荐他们去吃烧卖，顺便给自己赚顿早饭。渐渐摸出了门道：老街北口的那家擅做素油烧卖，大葱用的是毕克旗的铁杆葱——这种葱自清代引种，特别适合搭配羊肉；巷尾的小店专研羊肉馅，羊油要熬得像琥珀才香，这手艺传自民国时期的回族厨师；而学校后街的推车摊，凌晨四点就开始揉面，卖完两笼就收摊，去晚了只能闻着香

青城的烧卖

●李富

气咽口水。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王的老师傅，在通顺巷摆了三十年摊。他的烧卖车像个移动的小宝库，铜制的笼屉擦得锃亮，旁边挂着块木牌，上面用蒙汉双语写着“皮薄如纸，馅满如斗”。有次下大雨，我躲在他的车棚下，看他手指翻飞间，二十四道褶子就像变戏法似的出现了。“姑娘，”他忽然说，“看你总带游客来，知道为啥咱这烧卖要配砖茶？”我摇头，他指着炉上的茶壶：“以前走西口的晋商啊，就靠这一口撑过草原的冬天，茶是解药，麦是粮食，缺了哪样都不行。”后来我在地方志里查到，清代归化城的旅蒙商中，确实有“早饭必食烧卖，午茶必饮砖茶”的记载。

后来我把这话写进了相机里的照片说明。那些年拍了无数张烧卖的照片：笼屉打开时的蒸汽云雾，晨光里褶子上的露珠，老人用蒙古刀切开烧卖的瞬间。有张照片里，其其格正用筷子夹起烧卖，窗外的雪花飘落，像撒了把碎银。这张照片后来得了奖，评委说拍出了“食物里的乡愁”，可我知道，那乡愁里不仅有烧卖的香，还有它承载的百年商道记忆。

工作后第一次回呼市，特意绕到学校后街找王师傅的摊。车棚还在，却换了个年轻师傅。“我爸去年退休了，”他擦着笼屉说，“我接了班，他告诫我，皮要擀得像纸，馅要拌得像雪，褶子必须二十四道——这是光绪年间老祖宗定下的规矩。”我要了一屉肉烧卖，配着新熬的砖茶，味道似乎没变，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直到看见年轻师傅捏褶子时手腕的弧度，才猛然想起王师傅教我的：“捏褶子要像抚摸小马驹的鬃毛，轻了不成形，重了会破皮。”原来有些手艺，真的会刻进时光的纹路里，连带着把历史也包进了面皮。

砖茶汤里的光阴

此刻坐在德顺源的店铺里，看阳光穿透晨雾照在笼屉上，忽然想起其其格结婚时寄来的喜糖。信里她说新郎是个会捏烧卖的厨子，附来的照片里，两人站在厨房门口，身后的笼屉正冒着热气，墙上挂着的蒙汉双语

奖状写着“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邻桌来了几个穿校服的学生，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考试，点单时争着要“一两肉烧卖，茶要浓”。我看着他们发亮的眼睛，忽然想起自己当年攥着饭卡的样子。掌柜的妇人端来茶碗，琥珀色的茶汤在瓷碗里旋转：“姑娘，这茶还是按老法子熬的，砖茶掰碎了，加奶皮子和盐，熬出红汤才算数——这是从蒙古包里传出来的喝法，当年牧民放牧时就这么喝。”

想起有次其其格带我去她家，她阿爸亲自熬茶。老人家从樟木箱里拿出块压制的砖茶，茶饼上还留着1953年的生产批号：“丫头，咱这茶得熬出‘三层色’——初沸是琥珀，再沸是红枫，三沸才出真正的草原红。”说着往我碗里续茶，“就像你们年轻人的日子，得熬够了火候才有滋味。”后来我在内蒙古博物馆见过相似的砖茶文物，标签上写着“清代草原丝绸之路贸易品”。

结账时，妇人指着墙上的新照片：“这是去年大学生拍的，说要参加啥比赛。”照片里是四个姑娘挤在桌前，举着烧卖笑得灿烂，桌上的砖茶冒着热气，背景是店里的老菜谱——那页记载着1912年烧卖价格的泛黄纸张，如今被塑封起来，旁边放着二维码，扫码就能听见AI语音讲解烧卖的历史变迁。

走出店门，阳光正铺满老街。我攥着没舍得吃完的半个烧卖，忽然明白为什么每次回来都要吃一屉烧卖——不是为了填肚子，而是为了在羊肉与大葱的香气里，重新找回那个在大学食堂抢最后一个烧卖的自己。这二十四道褶的烧卖啊，包着的何止是馅料，分明是一整个青春的味道，是刻在味蕾上的乡愁密码，更是百年商道文明留下的味觉印记。

回程的飞机上，我给其其格发微信：“今天吃了德顺源的烧卖，还是老味道。”她秒回：“等着，下月给你寄我家厨子捏的，褶子保准像牡丹——对了，他刚拿了非遗传承人的证书。”看着屏幕笑了，仿佛又看见那个在食堂教我数褶子的姑娘，窗外的云层里，忽然飘来一阵羊肉与大葱的香气，像极了呼和浩特清晨的味道，也像极了时光深处传来的商队驼铃。

又是一年麦收忙

●运计彬

“又是一年麦收忙”，阳光火辣辣地倾泻在广袤无垠的田野上，那金黄的麦浪宛如大地铺开的华丽锦缎，是大自然酝酿出的一季好粮，也是绿野金川奏响丰收在望的和美乐章。清风徐来，那一字排开的金色麦浪发出沙沙声响，仿佛在与大自然亲密对话。

当飞驰而过的麦田守望者，宛如金马奔腾一般的收割机灵动地在金色的舞台上轻盈跳跃，那飞旋的利刃劈波斩浪，沉稳而有力地穿梭于金色的海洋，将那些随风摇曳的麦穗一揽无余地拥入怀抱，仿佛在奔赴一场幸福的约会。轻盈的麦粒在隆隆的轰鸣声中上下翻滚，唱着清脆快乐的时代赞歌，那是科技驱动与自然交织而成的如歌岁月。每当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便想起了童年麦收时的景象，那段激情燃烧、不乏美妙的往日时光让我至今难忘。

初伏的河套，当第一缕晨光照亮天际的时候，割麦的火热大幕便被悄然拉开。中学时代的我常常在酣然的梦乡中被妈妈叫醒，然后揉着惺忪的眼睛，一路上哈欠连天，极不情愿地拿起父亲前一天晚上磨好的明晃晃的镰刀，跟在大人身后跟跟踉踉来到田间地头。父亲说，趁着大清早天凉没蚊子，割麦子会好受点，能更快地完成任务。但我每一次总是难捱到和他们一起割到日上中天的时候，才又饿又累草草回家。

“头顶烈日，脚踩热土，割麦的汉子挥汗如雨”，我在孩提时代就曾听说过这样的民间俗语，那是河套农民麦收时的生动写照，也是岁月颗粒中最辛苦的记忆。我家五口人，数我最小，平日里爸爸妈妈总是宠着我，哥哥们也让着我，但到了麦收时节，大家一视同仁，一个都不能少。农家的孩子能帮家里干活，就不能吃闲饭，偷懒耍滑是会被邻里笑话的。初一暑假第一次割麦，这种美好的期待着实让人兴奋不已，因为这是河套人家丰收季节的第一粒喜悦，但割麦的过程和体验却让人刻骨铭心。我们一人一行排开赛道勇往直前。我像个“小大人”一样，头戴草帽，脖系毛巾，弓腰低头，手握镰镰，左手揽麦，挥开镰刀割了起来。割麦的活看似简单，但真正上手，才发现并不轻松。如果不得要领，片刻功夫就会腰酸背痛腿抽筋，被

远远抛在后面。父亲对割麦的活计驾轻就熟，亲自给我做示范，现场教我收拢麦秆打腰捆麦的技巧。我在他的悉心指导下不但割得干净利索，而且还轻松了许多。父亲说：“男怕割麦子，能割了麦子，就没有干不了的活。当然，割麦子需要持之以恒的韧劲才行，但只要坚持就是在收获。”我当时人小，割一会儿就撑不住喘开粗气，需要坐下来喝水补充一下能量，然后“继续战斗”。刚开镰时，我还是心劲儿满满，但频繁的弯腰屈膝便会大汗淋漓。我将两把麦穗紧紧攥在一起，然后平分两半，绕过腋窝有力有节地使劲拧上几拧，便打好了结，形成一个结实的麦腰子。歇息的时候，妈妈总是开心地讲起她小时候的生活和父亲的爱情故事。妈妈姊妹五个，小时候家穷，只能念到小学三年级勉强识字而已。在那段食不果腹的艰苦岁月，她和小伙伴们啃过树皮，春天刚刚发芽的草根和野菜都成了她们的“救命稻草”，用妈妈的话说，她们吃的比羊啃的还干净。她曾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小伙伴饿死在渠壕里而伤心无助。说到动情之处，妈妈不由地潸然泪下。我们听的也心如刀绞，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那时的我就暗下决心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到城里工作，把父母接到身边来不再让他们受苦受累。妈妈爸爸因割麦结缘，成为一生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夫妻。他们为了多挣工分养家糊口，在生产队里比赛割麦子。妈妈总是巾帼不让须眉，紧追其后，成为当时生产队里青年男女中割麦最快的一对。我嘟哝着幸福的小嘴饶有兴致地问妈妈，是谁追的谁？妈妈看着我可爱的样子，爽朗地笑道：“割麦看人品，你爸爸吃苦耐劳而又忠诚厚道，那么优秀，自然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的。但是妈妈割麦子也是又快又好的，能够同甘共苦，同样迷恋着咱爸”。爸爸听着妈妈的褒奖，黝黑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容光。他们累并快乐着，也为我们创造了甜蜜的生活。

割麦的过程中麦芒会经常钻进背心贴着汗身，刺的浑身奇痒无比，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汗滴不下土、粒粒皆辛苦”，有时候麦穗撒的到处都是，我会把它们捡回来摆放的整整齐齐，尽管落后大家许多，但我从不

服输，迎头追赶，然后开启新一轮新的收获与希望。一连几天的割麦任务，我始终没有言弃，依然埋头苦干着。因为父亲的一番话鼓励着我，也成为我人生路上的动力之源。

炎热的天气，滚烫的热浪一波波扑面而来，汗水一捧捧从额头甩落，我们挥舞着镰刀在麦浪中穿梭，割麦子的滋味让我第一次深刻领受了父辈们的含辛茹苦。我默默地咬紧牙关顶着烈日，汗流浹背地弯腰坚持着。在一趟趟你追我赶的满腔热情中，辛苦着自己的辛苦，快乐着自己的快乐，感受着“奋斗的青春最美丽”。看着自己亲手割下的那一堆堆麦子捆捆排成行，大家挥洒汗水的艰辛被满满的成就感抚平，再苦再累心里也高兴，那份丰收的喜悦和快乐不溢言表。

“割麦打场，三伏晒粮”，连续高强度的劳作，展现了河套农民在烈日下的坚韧与智慧，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坚守。从麦熟到卖粮整个三伏天，人们每天起早贪黑，田野里人声鼎沸，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大路上拉麦子的车辆络绎不绝，场面上一座座小山似的麦垛，仿佛向人们传递着丰收的喜悦。

在烈日和暴雨下打场是最煎熬的记忆。打场的第一步就是摊场，有人爬上麦垛，将成捆的麦子往下扔；有人拉着双杠，有人举着杈子，将麦捆一趟趟运往空地。有人专注地砍麦腰子，有人把麦捆抖散开来，大家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片刻工夫就推出一个薄厚均匀的大饼。一个亮晃晌午的曝晒，让碾压轻松自如。

打场讲究争分夺秒，凡能用得上的骡马，全都上阵。骡子打头，马随后，驴子追尾，几个碾子同时浩浩荡荡地在场面上转圈，碾子一圈压着一圈往里画圆，一层碾着一层层推进。圆场的人们守在场边，这儿扫扫，那儿翻翻，时刻保持着麦场的平整圆匀。后来进入“四轮”时代，场面便成了“小四轮”的跑马场，也是孩子们的游乐场，因为这里有管饱吃的西瓜。打场的主家会搬来几袋西瓜，泡着烙饼比饭还香呢！大人们玩着“狼吃羊”的游戏，孩子们满世界地捉蜻蜓逮蝴蝶，一片欢乐的海洋。

待碾子几轮碾过，麦秆被碾的稀碎。



太仆寺的夏天

(组诗)

●高朵芬

贡宝拉格草原

七月，清晨的花肚云轮换上陈太仆寺旗的上空
上演一场又一场云海翻腾的戏剧
羊群追赶白云的季节到了
此时，我变得更像一个追赶星星的孩子

雨后，呼斯楞家的蒙古包
像草原上初绽的鲜蘑菇
周边的草地鲜花盛开
十几只小羊羔相互追逐欢儿

贡宝拉格草原本属于苍穹下的天籁之地
我弯下腰，细心辨识草科植物的名字
它们分别是碱草、大叶草、山韭菜、马莲……

牛奶湖

它一定是我前世的后花园
供我吟诗作画，在这里
我曾许诺过的一首歌写给诺敏黛小姐姐
如今，我的诗卷里
仍有一片白色的湖泊横空问世

在它天赐的身影里
镶嵌着一个好听的名字“巴音查干淖日”

我还想牵来亿万头奶牛
将奶汁融入其中……此时
诺敏黛的歌声里，飘来柔情旋律
将浓浓奶白色，一同泼入
这个原本前世的约定

草原小镇

这座草原小镇上
黑白相间的母牛奔向低矮的山冈
它的牛犊子就要吃奶了

吉日本图的羊圈里
蓝耳羊妈妈舔舐着出生不久的小羊羔

牧人家里的青黑马又要钉马掌了
闲不住的宝龙叔叔还要接待四面八方的游客

草原深处，花草正浓
蒙古包的炊烟升起游牧的歌声

踏入苍茫的碧野

每当夜晚来临，风儿从西北方吹来
透着凉气的不仅仅是晚风
还有各种虫鸣的频率

夜晚，原本整个星空隶属
无限的黑幕下，除了浩瀚之外
还有无边的想象力。我挽起裤脚
踏入苍茫的碧野
在太仆寺等你来，我们坐在高高的草垛旁边
一起静观那颗红色的星星眨着奇妙的眼睛

此时，草原没有一丝睡意
群星璀璨之下
我们坐在深不可测的宇宙角落
默默祈祷草原风调雨顺

(据《内蒙古日报》)

向草学习

●李巨

选择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看
无论黑的或白的。因为
黑的不一定是黑的
白的不一定就是白的
白的可以污黑，黑的可以漂白

选择塞上耳朵，什么也不听
无论笑声或哭声。因为
一些眼泪未必就是
从心底溢出来的咸涩的痛
像鳄鱼假装出来的悲伤
一些笑也是可以戴面具的
摘去面具，笑声背后
通体上下原是一个泪人儿

选择捂上嘴巴，什么也不说
无论刺耳的或恭维的。因为
从一些话里可以听出端倪
虚伪也会穿外衣的
用华丽的裙子遮掩大腿上的伤疤
一些话更像良药
因为苦口，反被一些耳朵拒绝

就活成草的样子
无论肥沃或瘠薄
该生时有面对烟火的勇气
该枯时也不回避秋风凄雨